

## 检察诗人作品展

### 诗里的名字(外一首)

邓萍

挂在一楼大堂上的画绢在大明亮了我一个人以歌,以舞,以写只收进一束光

光的明亮让我着迷,也让我迷茫  
我用它照来照去

多年以后,光终于照进一间  
优雅的小屋,满室生华

看她手里的毛笔,像一匹天马驰骋  
一路抖落清风、明月、春雨、夏荷

向我奔来,吐出楷书、行书、草书、篆书  
在我脚下汇成一条诗意的河流

一群人走进河里,读诗,跳舞  
画绢次第打开

于是河水送给我一把梯子  
我假装俯身去捡河面一片叶子

时光开始弹起凌乱鬃角,我终于落笔  
然后,照见我的名字蜿蜒流向了远方

### 夏至,把月亮放在火上烤

荔枝,朋友  
举一杯葡萄酒,逼出身体的月亮

今日起,阳气始衰,阴气滋长  
还宜来一把火进补气血

小院架起火炉,丢一把竹条生火  
把楼顶月亮放在火上烤

你看你看,天上一个月亮在火上  
地上八个月亮在火上

无风,火舌向上,有风则向八方  
让寒湿气生出花来,散落一片片

讲起人熊婆吓小孩的故事  
一群人停留在了八岁,抬头望

圆圆的月亮,走向人家烟火  
小院流淌月光

长寿,睡莲,使君子花悄然长出  
月亮的心

(作者单位: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人民检察院)

### 寻梦(外一首)

安昌勇

别用恋恋不舍的眼眸  
勾留我这有野心的牛犊  
犊儿要越过那些山那些水那些谷  
去遥远的地方,寻梦  
即使路途凶险,也可能粉身碎骨

城市一天天红肥  
山乡一次次绿瘦  
拔节生长的高楼  
涌起层层海浪  
模糊了我的张望  
让我看不见山,望不到水  
于是,莫名间就有了乡愁……

我要回去了  
山乡的坡坎路  
请不要阻挡我回家的路  
我要用带茧的手和宽厚的肩头  
以及这些年血与汗、泪与痛  
换来的积蓄  
在故乡的山地上绘制蓝图

我要回去了,别阻拦我  
融入这个充满活力的时光  
弃我多年放逐的梦  
让我沉醉在故乡之夜的睡眠中……

### 城市杂咏

高大的楼群织成城市的森林  
放飞扑棱着翅膀的鸽群  
装饰城市的风景  
城里人见之熟悉  
乡下人见之惊奇

总是感慨,路与路相连  
心和心并不一定相通  
通向每幢楼房的柏油路  
喇叭和马达喋喋不休  
与变换着颜色的红绿灯一起  
搅动城市的热闹与蒸腾

回家的路在车轮之下  
相识的人在车窗之外  
豪华的铁门配上外瞄的猫眼  
表达城市中流行的一眼千年

(作者单位: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检察院)

## 夏天,赶海去

任春香



海边风景

阿阳摄影作品

噙一下就下水去摸,就是一个毛蛤蜊或黄蚬子。

贝壳类熬汤爆炒都鲜美,但对于我这种静不下心去抠去挖的人,更好的是扫撮撮儿。撮撮儿是一种小钉螺,它得名撮撮儿,是因为它不是捡的,而是湿的。潮水退去靠近海边还沾着海水湿气的地方常见乌压压一片,靠近一看,哪哪都是撮撮儿,拿着扫把和簸箕把它扫

成一堆然后撮起来,不一会儿就装满一小盆。撮撮儿个头小出肉少,大人们嫌麻烦不屑吃,却是小孩的好零食。用老式钥匙孔把尾巴掰去,放嘴边一吸肉就出来了,肉小小的良嫩嫩的,有种螺肉特有的鲜甜。傍晚,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半围着家里的饭桌,桌子上有一小盆煮好的撮撮儿,电视上播放着中央电视台的《大风车》节目。小孩们两个人分一把

铜黄色的老式钥匙,你一个我一个轮流着拿钥匙把撮撮儿尾巴掰掉,然后放在嘴里一吸,肉进到嘴里,壳留在嘴边,轻轻一用力一吹,撮撮儿壳“叮”的一声落在旁边用来装壳子的白底红花瓷盘子里。能用撮子装的除了撮撮儿,还有杀马蟹。退潮后,张村海最外边的沙滩上密密麻麻分布着很多小洞,小的只有小指甲盖大小,大的有婴儿拳头那么大,

## 老阮轶事

刘运泽

数屈指可数,为何竟像个“百事通”?

这晚,我来到办公室加班,走到走廊,透过窗户,看见老阮倚靠椅背,手捧书籍,潜心钻研。此时我终于明白,老阮无数人“成绩”的背后,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钻研和打拼。老阮站起身来,衣背后的褶皱,在灯光的照射下尤为明显。感觉到我的到来,他扭过头来微微一笑:“你也过来给脑子充电啊?”

此后,我又像以往一样向老阮求助,可老阮并没有“慷慨解囊”,他总是以各种理由“离开”,给我留下的只有那衣背上密密麻麻的褶皱。我有些失落,只得自己伏于案前,沉下心来翻看各类规定……

巡察接近尾声,我完成了巡察报告的撰写。说实话,我并不那么自信,不知道是否符合要求,只得硬着头皮再向老阮“求助”。没想到老阮看过后竟说了一声:“搞得不错啊,一看就是下功夫了!”说罢便走到门口活动了起来,我也上前去,跟着老阮一起伸了个懒腰。“年轻人,要注意下形象,衣服都皱巴巴成什么样了。”老阮看着我。那一刻,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。我深吸一口气,朝办公室外看了一眼,没想到楼下曾苞待放的花儿,此刻竟开得如此鲜艳。

### 2.

老阮是个很爱给自己找“麻烦”的人。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和老阮一起下乡走访了,每到到一个司法所,他总要先跟社区矫正对象见个面,拉一拉家常。

绝了。民主测评结果公开:小马得票最多。朋友兴奋地说:“原来你心里早有底了。”小马说:“不是心里有底,而是心有底线。”这话,有点意味深长。

人额后开始办案,小马经常加班。工作日下午加班,周六周日还经常牺牲一天。一天,门卫大爷实在忍不住,说:“天天加班,你真辛苦。”小马答:“辛苦谈不上,确实有点忙乎。”

门卫大爷说辛苦,不假;小马说有点忙乎,也是真。为啥辛苦为啥忙,别人咋想咋看不知道,小马心里门清。刚开始办

案,业务不太熟,恰好那段时间案子又多,最主要的是,一直以来要求自己工作做实做细做精,累积成了辛苦和忙乎。不过这辛苦和忙乎总有收益,前段时间一起刑事案件的调解,让小马颇为得意。

那是一起故意伤害案。只因电话话拌嘴,侄子和婶子动了手。小马心想,这样的亲属不应该发生这样的行为。进一步了解,果然两家平日无冤无仇,关系还不错——如不相往来,也没有机会拌嘴打架。小马决定当回“说客”,给双方说道说道。这样想当然简单,但心理压力却来

住老阮的手,说:“阮检察官,你又来看我了啊,哈哈哈。”“是啊,看看你。最近怎么样?有没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?”和老阮说话的男人才是张成,两人你一言我一语,气氛瞬间热络了起来。“我今年又请了两个工人,店面规模扩大了一倍。”“真不错!”老阮说,“你武汉的店现在怎么样了?”没想到这嘴一问,竟让张成尴尬了一番……

原来,为了更好地接受社区矫正管理,张成将武汉的门店委托给他人打理,效益并不理想。“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,你可以向管理单位请假,也可接受异地监管啊。”老阮有点“生气”地说,“行了,这两天我帮你把这个事处理好。”我心里说:“得,工作量又增加了。”

接下来的几天,我与老阮奔走在为张成联系审批、异地监管的路上。由于涉及不少部门,程序复杂,这一路下来并不轻松,老阮检察制服背后的汗渍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。当老阮把批准单交到张成手上时,张成竟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回去的路上,老阮对我说:“我们多做一点,人家就多方便一点。”听着这句话,回想这些天的种种,我似乎明白了,为何老阮的衣背总是留有汗渍。

### 3.

夏天的蝉儿让人感觉聒噪,但这些天的办公室却异常安静。老阮在7月退休了,大家纵有千万不舍,但都化为无言。此刻,老阮收拾东西装箱的声音竟如此“刺耳”。

“阮主任,我来帮你一起收拾吧!”

得真。因为这案子,派出所和村里已经进行过多次调解,可就是没个着落。

小马的心态,有点像面对那次大额遴选考试。她和同事来到双方当事人家中,侄子家人表现不错,认识到与长辈动手不对,有调解的意向。婶子家怨气很重,反复强调动手打长辈不仅犯法,人情世理上也说不过去。那位叔叔尤其激动,说:“法律要是不公道,我自己讨说法去。”小马一句“你的心情我很理解”,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,接下来当然是进一步地说案情讲法理。说起来是老生常谈,调解的案子不

## 小马其人

陆宝华

小马,内蒙古赤峰人,我的同事。她聪明、勤奋和率真,叠加出了平而不凡。那年,参加员额检察官遴选。单论资历排辈的话,她入院不久,不在备选之列。可小马既不看资历也不瞧辈,天天认真学习备战,结果创造遴选检察官文化考试的奇迹——位居单位第一名,关键是比较第二名整整高11分。11分是什么概念?意味着民主测评环节单位领导班子的投票不计,普通干警只需五分之三投她,她立马可以顺利入额。有朋友建议:“稳妥起见,挨个办公室走走或打打电话吧。”小马未加思索就拒

绝了。民主测评结果公开:小马得票最多。朋友兴奋地说:“原来你心里早有底了。”小马说:“不是心里有底,而是心有底线。”这话,有点意味深长。

人额后开始办案,小马经常加班。工作日下午加班,周六周日还经常牺牲一天。一天,门卫大爷实在忍不住,说:“天天加班,你真辛苦。”小马答:“辛苦谈不上,确实有点忙乎。”

门卫大爷说辛苦,不假;小马说有点忙乎,也是真。为啥辛苦为啥忙,别人咋想咋看不知道,小马心里门清。刚开始办

案,业务不太熟,恰好那段时间案子又多,最主要的是,一直以来要求自己工作做实做细做精,累积成了辛苦和忙乎。不过这辛苦和忙乎总有收益,前段时间一起刑事案件的调解,让小马颇为得意。

那是一起故意伤害案。只因电话话拌嘴,侄子和婶子动了手。小马心想,这样的亲属不应该发生这样的行为。进一步了解,果然两家平日无冤无仇,关系还不错——如不相往来,也没有机会拌嘴打架。小马决定当回“说客”,给双方说道说道。这样想当然简单,但心理压力却来

得真。因为这案子,派出所和村里已经进行过多次调解,可就是没个着落。

小马的心态,有点像面对那次大额遴选考试。她和同事来到双方当事人家中,侄子家人表现不错,认识到与长辈动手不对,有调解的意向。婶子家怨气很重,反复强调动手打长辈不仅犯法,人情世理上也说不过去。那位叔叔尤其激动,说:“法律要是不公道,我自己讨说法去。”小马一句“你的心情我很理解”,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,接下来当然是进一步地说案情讲法理。说起来是老生常谈,调解的案子不